

# 人物传记

## 《辛生道夫小传》

### 第六章 周游欧洲各地

当时在德国的大学受教育，必须游历欧洲各地，来增广见识，作为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，一般称之为教育旅行(The Grand Tour)、德文称Wanderjahr。

一七一五年五月中旬，辛生道夫前往德国东部的城市来比锡(Leipzig)，在那里会合他的堂兄弗德立克(Frederick Christian Zinzendorf)；兄弟两人从来比锡，前往法兰克福(Frankfurt am Main)。离开法兰克福后，他们观览莱茵河(River Rhine)两岸的景色。尽管莱茵河畔尽是峭壁、葡萄园和城堡，从世人眼光看来，美不胜收；但是辛生道夫意不在此，对于世上的景色，他毫无兴趣，他的心已经被主的爱所摸着。

当他到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(Dusseldorf)的美术展览馆(Art Gallery)参观时，多明尼可法迪(Domenico Feti)的名画《荆棘的冠冕》(Ecce homo)——一幅描绘主耶稣受难的油画——吸引了他。画的下面用拉丁文写着：“为你我舍去一切；但是，你为我舍去几多？”他的心深受感动，他觉得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他向主祷告，求主让他更多地交通于他的苦难。从此，基督舍命的大爱，完全征服了他。他虽然把一切都献给主；但是他却觉得，他仍不能补满恩主对他的大爱。

一七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——辛生道夫满十九岁的生日，他到达荷兰的乌德列支(Utrecht)。在乌德列支大学，他接触到不少加尔文主义者(Calvinists)。曾在哈勒和爱腾堡受到敬虔派和路德宗熏陶的辛生道夫，乍听到加尔文派的神学论点，难免显得鲁莽和冲动；但是主给他学习谦虚，给他的度量宽广，能聆听不同论点的人的谈话。他认识到互相尊重对方的意见，不强迫对方接受一些不涉及基本真理的看法，正是基督教合一运动所应注意的。

一七一九年九月底，辛生道夫来到法国首都巴黎，这时他的度量更加宽广，心胸更加扩充。在巴黎，辛生道夫认识了天主教的巴黎大主教诺埃勒斯——后来也成为芥菜种团契的团员。

辛生道夫虽然与诺埃勒斯大主教在信仰上出现分歧，却同意基督是基督信仰中心，是独一无二的救赎主。辛生道夫更用拉丁文写了一篇长达二十一页的短文给巴黎大主教。文上写着：

“当神来审判罪人时，除了主耶稣的义，其他一切都不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我们唯有信靠主耶稣的宝血；我们蒙恩得救；不是靠着教皇或任何其他人，乃是惟独在于基督的功劳。”

一七二〇年春天，辛生道夫途经瑞士回到德国。同年十一月，他在卡斯第尔(Castell)的封地，在他的姑妈卡斯第尔伯爵夫人家里作客。他原先只想在卡斯第尔住一星期，想不到他竟病倒，发高烧，几乎丧命。他一生寻求主，只切慕快被主接去，绝没有想到，去求主延长他的性命；不过，主保留了他的性命，以便日后在教会的恢复中使用了。一七二一年初，当他病愈之后，他写着：

“我没有想到会看见新的一年的来临，创造我的主又给了我无尽的恩惠，我实在感恩不尽。他救我脱离败坏天性的辖制，不然我会成为败坏天性的奴仆。我恨恶从前的懒散生活，以致我度过了许多虚妄的日子。我恳求主耶稣让我活出他的形像和样式。”

在卡斯第尔的两个多月，辛生道夫爱上了堂妹丝欧朵拉(Theodora Caste)。辛生道夫征求了姑妈伯爵夫人的同意后，就直接向堂妹求婚，并得着堂妹的接纳。但是辛生道夫的婚事，最后仍须得外祖母格斯杜夫男爵夫人的同意，辛生道夫于是在一七二一年一月底，赶回汉勒斯多城堡。当辛生道夫向外祖母咨询这桩婚事时，他的外祖母指出他和堂妹是近亲，似乎不太妥当。辛生道夫离开汉勒斯多城堡后，想再回到卡斯第尔找堂妹的时候，途中遇到埃尔斯特河(Elster River)的河水暴涨，泛滥成灾，辛生道夫幸免于难。辛生道夫从死里逃生之后，把这项意外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亨利丢路斯伯爵(Count Henry von Reuss)；亨利丢路斯伯爵立刻邀请辛生道夫到伊伯斯多夫(Ebersdorf)伯爵家里住几天。亨利丢路斯和辛生道夫既是密友，见面后也就无所不谈，亨利甚至向辛生道夫吐露他正恋慕一位淑女，有意娶她为妻。亨利丢路斯并向辛生道夫说出，他属意的女孩子，即辛生道夫的堂妹丝欧朵拉。

这项消息对辛生道夫来说，实在太震惊了，他马上就有一个反应，就是在婚事上必须好好寻求神的旨意，在神旨意之外的任何决定，都会严重得罪神。在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，辛生道夫鼓起勇气，向好友亨利丢路斯承认与堂妹丝欧朵拉有过口头上的婚约；不过，他愿意让出堂妹，并会为亨利丢路斯玉成这项婚事。

辛生道夫虽然无意作第三者；亨利丢路斯却不愿夺人之美，认为辛生道夫的牺牲太大了。

辛生道夫再三坚持要促成这桩婚事，并亲自陪伴亨利丢路斯到卡斯第尔。整件事终于顺利解决，一七二一年三月九日，亨利丢路斯正式与丝欧朵拉订婚。在订婚的仪式中，辛生道夫还作了感人的祷告。

过了几年，辛生道夫曾写信给查理卫斯理(Charles Wesley)忆述这件事：

“当时我决定向堂妹求婚的事，完全出乎我的意愿。从这次痛苦的教训中，我对付了我的己生命，现在我已经从我的己生命释放出来，得着自由。我觉得什么时候我若任凭自己，活在自己的意愿和倾向里面，我就宛如活在地狱里一样。”